

他的诗呈现着他的靓丽的人生历程。《山腰上的一棵青松》，表现着父亲对他的殷切培育和他对父亲的孝心。《我欲盗火，今夜》，那尾段“我欲盗火/火的魅力将温暖人类，今夜/一种冲动温暖着我”分明表现着为大众为人类光彩事业而拼搏的精神。《一棵树》，以树作象征体，讴歌着在任何际遇里人们都需要的那种自强不息，向往“开花结果”的意识，如他说的“一种叫绿的东西”。罗亮的诗总让我想到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当代青年的宝贵精神。我想说，他把一切都认作人生黄金。他在《黄金》中就说：“将我们一生中的黄金埋进诗歌/灵性，是把神奇的镐头/每每碰到真理/都发生脆亮的碰撞。”

他的诗也显示他真挚、火热、豪放、自傲的个性。他的乡情、亲情诗都那么火热；他的生情、民情诗，又那么火热、豪放；他的爱情诗，又常常兼而有之，奔突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强音。他的诗歌激情澎湃，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然而，罗亮是青年，罗亮的诗有着现代风姿。他的诗铺展着现代意象，运作着多种构架，他还经常变异词性。比如《松树在咆哮》，“松树在咆哮/我能看出/从它的额头上，从它站立的姿势上/松树在奔跑/我能看出——/白云在涌动，山坡在奔跑——/我能看出/羊群和人民在辛劳！//松树在咆哮/它们站得很高/它们的呼喊，白云听到了，它变得安静/明月是听到了，它悄然消隐/薄曦中的红日是听到了，它升起来了/它们的呼喊，响彻青山，响彻九霄”，如果读到这里，可能还不能解读，但读

下去，读到“松树在咆哮/如果你听不到/请经过那林立的工厂和忙碌的农村/请穿过那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变幻时空/去攀越一座又一座高山！”就会体味到他所说的松树在咆哮是指一种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声音。采用这种艺术方式，意在表现他感觉着的开放改革的强劲性和生命力。这样写也使自己的诗不落即事抒情的俗套。再如《一个词》，“有一个词，我要带上它/像一阵秋风，带上一粒种子/一个词，我要带上它，骑上马/穿越丛林/那马定是一匹好马/那种子是一段没有盛开的神话/一个词，我要带上它/和柳条一样/去安家”，此下还有许多行，直到结句“愿意用死亡/去交这次远行的作业”。到底是个什么词，值得诗人如此倾心？诗人始终未说。但是这个词，读者可以通过诗人对这个词的作用的理解去充填。可以说它是“爱情”，也可以说它是“理想”，只要能够解读。

诗有种种艺术方式，没必要去对诗人的艺术方式去作某种限定。诗人有运作的自由，读者有选择的自由。诗的市场也像服装市场，千款杂陈，谁喜欢什么款式的，谁就买什么款式的。有销路的款式就会有厂家生产；无人问津的款式就会自然消失。当代诗歌最重要的是诗人要有一颗中国心！

罗亮，是有颗中国心的诗人！

1998.9.26 于沈阳

〔作者通信处：沈阳市泰山小区原32栋213号/邮政编码：110031〕

责任编辑：解正德

从婚姻悲剧中升华出对人生的哲理思考

——读丽晴的长篇小说《醒与醉》

林兴宅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激烈的震荡，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也受到猛烈的冲

名作欣赏第2期 / 119

击。随着婚外恋、情人现象的增多,许多家庭面临着破碎、崩溃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中,女性如何面对自己命运,如何在婚姻悲剧中自我拯救,这是女作家丽晴以真实的人生经历为基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醒与醉》提出的严肃人生课题。小说描写女主人公方思韵从部队护士、杂志社记者到著名服装设计师的坎坷经历以及三次婚变的曲折过程,生动细致地展现现代知识女性的情感体验和人生思考。作者叙述故事曲折动人,倾诉情感酣畅淋漓,发表议论入木三分,使人读后有一种一吐为快的轻松感。可以说,这是一部催人一口气读完的言情式的长篇小说。

这部长篇描写的是一次从沉醉到觉醒的精神历程。小说主人公怀着对爱情与婚姻的浪漫蒂克的幻想,由“简单的异性相吸”而恋爱结婚生子,把自己生命的意义维系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但丈夫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她,背叛她,一次又一次婚变使她倍受身心的折磨和摧残。诸如此类的婚姻悲剧在偌大的中国恐怕天天都在上演着,讲述这样的故事除了博取世人的几滴同情之泪外,恐怕很难激起人们更深刻的心灵震撼。但是女主人公并没有局限于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热衷于咀嚼个人身边小小的悲欢,而是努力以哲性的智慧去审视这种习见常闻的悲剧,从个人的不幸中寻绎普遍性的意义。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写道:“苦难不算什么,把它捡起来,制成鞭子,抽向世俗的偏见,让所有伤害过女人的男人在鞭子下颤栗!”“我要将这具有代表性的情感体验、婚姻经历告诉苦难中的姐妹,给她们以教训和找回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创作动机赋予小说以反思性主题。在小说中,我们处处可见作者从不幸的经历和痛苦的情感体验中升华出的对爱情与婚姻、对人生与命运的富有哲理意味的思考。比如,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命运,小说这样写道“对于男人,不幸的婚姻是一个围城,在城里住得腻烦了,一跺脚立马可以翻身跳出去,拍拍身上的尘土,俨然又是一条好汉。一旦饥渴降临,也不须忍受翻墙之苦,又可无所顾忌大摇大摆从‘正门’走进来。然而,对于女人,不幸的婚姻是一口干涸的老井,失脚踏井,即使竭尽全力爬出来,也已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暗藏井底的屈辱,生活支架的

塌陷,情感依托的失落和小儿吮吸乳头的哭声以及男人的侵袭,世人闲议的目光将会像藤蔓一样,死死纠缠着你,直到生命的终结。”关于幸福,小说这样写道:“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平和和温馨,就是喝起来像白开水,但是够用一生去细细品味的一种特殊的滋味。”……这些都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领悟。小说从个人婚姻失败的教训中体味普遍性意蕴,从痛苦的婚变体验中升华出对人生的哲性智慧。因而整部小说具有一种生命的严肃和沉重的意味。

小说是最富有叙事性和写实性的文学样式,小说创作要获得成功,首先要超越题材而通达形而上的境界。《醒与醉》通过反思性主题的追求实现了对题材的超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是,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所谓文学性,我认为是指作品的语言形式以及由语言媒介生成的艺术形象的表现力,即它们激发读者的主体性内涵对象化的功能。过于写实、局囿于题材的表面意义固然会削弱小说的表现力,而热衷于抽象思考,过于直白的叙述和议论也有损于小说的审美价值。《醒与醉》中交织着爱与恨,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现代意识的冲突,自如地运用顺叙、倒叙、插叙以及内心独白等叙事技巧,情节波澜起伏,抒情回旋往复,这些都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形式感。但是小说叙述多于描写,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个性化不强;抽象议论强于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提供给读者想象和回味的空间不大。从审美角度看,这些弱点不能不给我们留下遗憾。我们期盼着这位有才华的女作家能不懈追求,向更高的艺术高度攀登!

[作者通信处: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邮政编码:361005]

责任编辑:解正德

